

中国青年

100

CHINA YOUTH

种生存状态

我想把青春的尾巴 / 自己的伤口自己治疗 / 走在自己通往城市的路上 / 我的

《中国青年》编辑部/编
温愉新/主编

青年人是海洋，他们是跃出海面的矫健鱼群。这些佼佼者，来自我们的群落，拥有与我们一致的记忆元年，成长脉络与我们同步，我们省过的欢笑、痛苦、渴望、心悸、温暖、寂寞……在他们节节成长的岁月里，一群历练过，那种凭海临风、长风万里的英雄意气，和“登泰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胸襟抱负，他们和我们一样拥有过。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青年 100 种生存状态 / 温愉新主编. —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1

ISBN 7-5043-4926-7

I. 中… II. 温… III. 青年-生活-现状-中国
IV. D43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7269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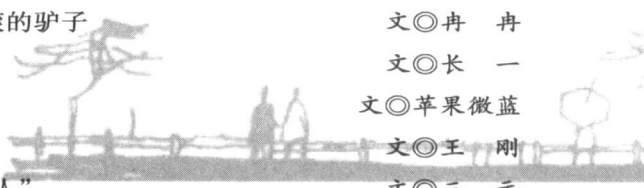
中国青年 100 种生存状态

编 者	《中国青年》编辑部
主 编	温愉新
责任编辑	樊丽萍
封面设计	亿点印象
责任校对	张 哲
监 印	陈晓华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政编码 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京南印刷厂
装 订	涿州市西何各庄新华装订厂
开 本	680 毫米×980 毫米 1/16
字 数	290 (千) 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7-5043-4926-7/C·74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1 □ 我想抓住青春的尾巴	文◎念 念
4 □ 自己的伤口自己治疗	文◎飘 文
8 □ 走在自己通往城市的路上	文◎司 剑
11 □ 我的 MBA 梦无声息地结束	文◎丁 童
14 □ 我们的生活 ——一个女研究生的随笔	文◎佚 名
17 □ 烈日和寒风中的空调安装工	文◎许航军
20 □ 我是个小混混,可我不想再混下去	文◎石 头
23 □ 海员	文◎佚 名
26 □ 我是“白狼”,我的心、肺、肝……都发霉了	文◎nokia8850
29 □ 我在城市养奶牛	文◎未名湖
32 □ 给老师打工	文◎董智勇
35 □ 一株非法移植的蒲公英	文◎小 巫
39 □ 性别:女	文◎崔 荣
42 □ 我是复读机	文◎山 贼
46 □ 在西海固支教	文◎包晓云
49 □ 劳教管理所的警察	文◎文 心
52 □ 教书机器	文◎巴 山
55 □ 我在大学里等毕业证书	文◎柳 风
58 □ 在机关里胡思乱想	文◎王跃文
60 □ 二十四岁的大一新生	文◎窦庆龙
63 □ 就做一个幸福的傻子	文◎王诗敏
66 □ 逃离“猪圈”	文◎郭金虎
68 □ 梦是一件温暖自己的衣裳	文◎一 风
71 □ 一株漂泊的水稻	文◎唐新勇
74 □ 我是民办生	文◎王新冰

- 
- | | |
|---|--------------|
| 77 ☐ 我们这些打工记者 | 文◎陈志宏 |
| 81 ☐ 不做泥地里打滚的驴子 | 文◎冉 冉 |
| 85 ☐ 四年之痒 | 文◎长 一 |
| 88 ☐ 面目全非 | 文◎苹果微蓝 |
| 91 ☐ 只有两天 | 文◎王 刚 |
| 94 ☐ 绝不做一个“脏人” | 文◎三 元 |
| 98 ☐ 以“声”相许的日子 | 文◎风 箏 |
| 101 ☐ 激情出发 | 文◎东方玛莉 |
| 104 ☐ 夜间列车 | 文◎遥 远 |
| 107 ☐ 我是老师,我是律师 | 文◎佚 名 |
| 110 ☐ 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 | 文◎梁 倩 |
| 113 ☐ “四无化”生存 | 文◎徐迅雷 |
| 115 ☐ 我是一只寄居蟹 | 文◎吴 楠 |
| 118 ☐ 我这个“北大荒”女子 | 文◎长 一 |
| 121 ☐ 把读研看得太神圣 | 文◎刘三平 |
| 124 ☐ 我的梦无法“转正” | 文◎天上人间 |
| 127 ☐ 无数个“现在”排着队等候 | 文◎白千曾 |
| 130 ☐ 三个人的音乐车站 | 文◎劲 希 |
| 134 ☐ 机关生活像一把剃须刀 | 文◎唆果馥 |
| 137 ☐ 风雨只淋湿蜗牛的壳 | 文◎茶 茶 |
| 140 ☐ 北京的外一首 | 文◎大 卫 |
| 142 ☐ 我不是港台片里的男生 | 文◎李青海 |
| 145 ☐ 我的灯在哪里 | 文◎瞿 巴 |
| 149 ☐ 流水账生活 | 文◎小 王 |
| 152 ☐ 像苍蝇一样地飞翔 | 文◎胡任中 |
| 154 ☐ 一个自由撰稿人的心灵厮杀 | 文◎高振原 |
| 157 ☐ 我是研究生,自费的 | 文◎佚 名 |
| 159 ☐ 我在远方理解了故乡 | 文◎老 蛋 |
| 162 ☐ 我们都曾寂寞地成长 | 文◎何 帆 |
| 166 ☐ 从卡夫卡到肥皂剧 | 文◎青 阳 |
| 169 ☐ 兵在海拔 4500 米 | 文◎羽 毛 |
| 172 ☐ 我与“优秀”的距离 | 文◎阿 莫 |
| 175 ☐ 负债 50 万的情趣生活 | 文◎羽 毛 |
| 178 ☐ 黑色红房子 | 口述◎小方 采访◎一比三 |

181 □ “80后”写手,过早闪光的希望

184 □ 一个人的旅途

187 □ 在忧伤的雨天歌唱

190 □ 对不起,我是卧底

193 □ 自由的生活注定波动

196 □ 我是谁

199 □ 漂流的乌托邦

202 □ 做不了英雄我郁闷

205 □ 幸福的放置

208 □ 不习惯走猫步的人

211 □ 寻找地下鼯鼠

214 □ 进退全不由自己

217 □ 我为什么做警察

220 □ 我为什么不“雅皮”

223 □ 我奋斗了 18 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227 □ 一尾本色的政治小游鱼

230 □ 日子改变着我们的颜色

233 □ 把“挺住”当作一种习惯

236 □ 丑女,才女

238 □ 旷野里的采油女工

240 □ 海岛的“保尔”

242 □ 从“任性”到“韧性”

245 □ 为什么我做不来“乡村陶行知”

248 □ 自己的故事,别人的主角

250 □ 鱼怎么能变成蝴蝶

253 □ 曾经是摇滚 Fans

255 □ 我是第三类人

257 □ 等待玻璃变成钢

260 □ 程序员的乱码人生

263 □ 吉卜赛灵魂

266 □ 我没有工作,就是异类吗

269 □ 我的价值是一比多少

272 □ 幸福地纯粹下去

274 □ 我这个文学研究生

文◎洪 洋

文◎三 妹

文◎低 水

文◎贺 濛

文◎凤凰渡

文◎决明子

文◎萧 武

文◎想 飞

文◎佚 名

文◎张又然

文◎十九楼

文◎阳宝儿

文◎何 帆

文◎三明治

文◎佚 名

文◎江业成

文◎何贞发

文◎吴锦卉

文◎云南鸿

文◎潘顺英

文◎王朝明

文◎张小杰

文◎陈 久

文◎空 壳

文◎木 兰

文◎个人青铜

文◎李 愚

文◎水 竹

文◎楚留香

文◎白晶晶

文◎光 仔

文◎满 隐

文◎李 晓

文◎李文杰

276 □ 幸福为什么离我这么远

文◎晓 海

279 □ 我饮我的清茶

文◎刘晓红

283 □ 在德国独舞

文◎佚名

286 □ 我的画匠生涯

文◎李 新

289 □ 在浴室里搓澡看不见太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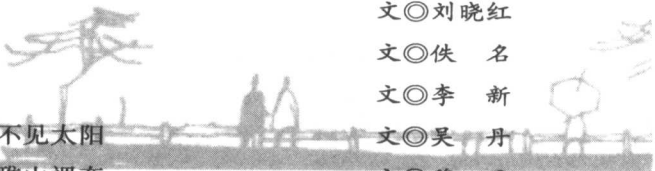
文◎吴 丹

292 □ 让心灵在喜马拉雅山裸奔

文◎穆 子

295 □ 留守女人

文◎草 芒



先生说：“干脆辞职算了，我养你。”我的拒绝坚决而迅速：“辞职可以，但不要你养。”这直截了当的反应让我吃了一惊：原来我并没有认输，骨子里依然埋伏着飞翔的欲望。

我想抓住青春的尾巴

文◎念 念

这是一个温暖的春夜，细雨霏霏的江边很空很静，沿岸的灯火映在水面，散发出一种凄清的美丽。我伫立着，想到了自己正如缓缓的江水一点一点逝去的青春。

十年前，我从某名牌大学毕业，来到了一家地方美术出版社工作。我求职的经历并不顺利，可以说在得到这份工作之前，社会已向我展示了残酷的一面。但我又是幸运的，在一位素昧平生的副总编的帮助下，没有一丁点儿关系的外地的我很轻松地进入了令许多人眼热的单位。后来这位副总编告诉我：“知道我为什么帮你吗？因为你的眼睛很大很明亮，闪现出理想的光彩，我被打动了。”

曾经在烈日下跑了一家又一家单位的我没想到事情的解决竟如此简单，我很感激这位副总编细致的眼力，暗下决心要成就一番事业。

但现实粉碎了我的愿望。由于人事变动，在发行科呆了不到三个月，我被安排到总编室，负责宣传图书、统计资料、照编辑们的单子开稿酬以及杂杂碎碎的编务工作。这些事情在年轻的我看来，过于简单并且毫无创意，处理完分内的工作，我总在剩余的空闲里不知所措。看看周围的同事，没几个忙的，不是拖拖拉拉地做事，就是嘻嘻哈哈地闲聊，不过他们都很习惯

这种状态。初入社会，我以为世界应该是分明的，很不习惯这种松松垮垮的状况，也不喜欢公事私事混淆。慢慢地我发现大家常常有章不循，经常是出了问题才着急。而周围的同龄人大都是本系统的子弟，高考不上线去读读夜校、函授之类的就来到了这里，混日子的思想比较严重。领导奉行的是所谓“温情管理”，由此而来的后果是不讲原则，奖惩不明，常常被某些自私的人所利用，这时时伤及老实人的心。文化在这个文化单位并不重要，靠出教材已足够百来口人过得优哉游哉。幼稚单纯的我不知道掩饰自己的好恶，也不太拘于小节，一年后，有人给我的评价是“清高”、“好像谁委屈了她一样”。

有一次书展，我负责带领七八个人宣传和销售本社图书。天气很热，读者众多，我们早出晚归，轮流上阵，站得腰酸腿疼，讲得口干舌燥，非常辛苦。作为负责人，我还要细细核对账目，清点金额，每天忙到三更半夜。书展结束时，大伙儿吵嚷着要去这座旅游城市的海边放松放松，我想到公家的钱不能乱花，就没答应，为此我没少挨别人背后骂“死脑筋”。回到社里，有天吃工作餐，一位编辑夸我这次书展很卖力，没想到在座的副社长轻描淡写地说：“这是她应该做的。”这句话冷透了我的心，为什么上司对待下级的积极是这样一种态度呢？我不理解，但我突然明白了别人骂我“死脑筋”，真不是瞎说。

在这种上进没有鼓励、违规十分平常的环境里，我终于随波逐流。只是十几年求学生涯养成的不甘落后、珍惜时光、认真严谨的习惯仍时不时地让我难受。眼睁睁地看着青春被闲抛闲掷，焦灼又无奈。多少次，凝望着窗外生机勃勃的美景，想不通人生为什么却这么灰暗。

在事业失意的缺憾中我结婚了，或许家庭能弥补些什么。可我错了，每天心很累地回到家，牢骚满腹，绝不会给家庭带来健康的气息。更要命的是，在最真实的婚姻生活中，我发现自己选错了终身伴侣，他和我仿佛来自不同的星球，是如此地格格不入。维持没有几年，这份婚姻结束了。事业与婚姻的双重失败，抹杀了我的所有自信——对社会和人性缺乏必要的认识和防范，注定会有这样的结局吧。

这时我已28岁了，经过一些人生的风雨，世界观和人生观有了很大的改变，眼睛也不再闪现理想的光彩了。我承认在成长的过程中，自身有很多不足和失误，比如感情脆弱、逃避现实、被动空等、急于求成，但我坚持认为单位的环境不利于年轻人的锻炼发展。我曾试图改变，换过几个科室，都没有树立起应有的形象，苦苦寻求定位的行为

反而带给我不安现状的名声。或许改变既定的形象是件困难的事,或许在这专业出版社我永远是个门外汉(我的专业不是美术),我想到了跳槽,但没条件,并且父母好友一致反对,理由是放弃这样的好单位太傻。“哪里都一样,你还那么天真!何况一个女人,什么事业不事业的,能稳定体面地过日子算不错啦!”他们说。我是不是无病呻吟呢?可痛苦是那么地真实深切。

时光平静地流逝,我越来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了,梦想和光荣,早已不提。就在我俯首认命的时候,弃我不顾多年的老天爷却突然想起了我,给我死水一潭的生活安排了一出以一见钟情闪亮开场,以汹涌澎湃之势迅猛发展的异地之恋,于是我又一次走进了婚姻。为解决分居两地的问题,我们拟定了一个个计划,但种种现实因素又将它们逐一否定。先生说:“干脆辞职算了,我养你。”对现状不满的时候我也曾幻想躲在家庭的港湾里,做个养尊处优的太太,但真要如此,我的拒绝竟是坚决又迅速:“辞职可以,但不要你养。”这直截了当的反应让我吃了一惊:原来我并没有认输,骨子里依然埋伏着飞翔的欲望。

生活充满了黑色幽默,33岁的我开始考虑辞职到北京发展。走过郁闷的青春,告别如花的岁月,纷扰的人世和冷暖的人情消磨了我的锐气,增添了几分淡漠。令人窒息的安逸又体面的工作环境,我不留恋,但也不再敢贸然而动:拼命抓住青春尾巴的我,能无视日渐年迈的双亲的担忧吗?能不正视僧多粥少的现状吗?能不考虑得失成败吗?十年,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习惯了慢节奏的我,能跟得上时代的脚步吗?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吗?能发掘自我实现的快乐吗?

站在江边,想起一位作家的话:“没有路,到处都是路;到处都是路,没有一条好走。”再次出发,心事幽幽,透过蒙蒙雨雾,我努力寻找人生的希望。

我已离父亲离家园越来越远，一个人在泥泞坎坷中滚爬，而遥远的彼岸没有人接我。我只能靠自己坚强地抵达生命的终点。

自己的伤口自己治疗

文◎飘 文

17岁那年，复读了三年的哥哥要去自费读一所美术学院，家里倾尽粮仓把他送进大学的殿堂，为的是不忍眼睁睁地看着他横溢的才华因贫穷而活活夭折。第二年，我因几分之差高考落榜，但由于文学成绩突出被某师专破格录取。为了尽快减轻家里的负担，我没有选择复读，而是咬紧牙关贷款进师专深造。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上大学的几个月后，父亲的一场大病使得家里欠下了几万元的债。面对苦难的家庭，我深深地知道自己已不能再读书了。尤其是面对即将完成学业的哥哥，我无法不选择退学。就这样，我无可奈何地开始靠一支笔承担沉重的命运、锤炼流浪的灵魂。

待业在家的那段时间，我邀约几位文友在湖南老家编辑了一份民间文学报，试图以此谋生，但最终因资金薄弱、读者稀少而破产。正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东北一家青少年杂志社的文学教师为我联系了一份诗歌编辑工作。那是我第一次远离故乡出外打工。现实中的流浪往往不是想象中那么浪漫诗意。在哈尔滨的那段日子里，由于生活习惯有许多的不便以及恶劣的天气，我这个从小在南方长大的人度日如年。三个月后，我惭愧地撤离了冰花飞舞的美丽而忧伤的雪国。

我又来到文化圣地北京。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际关系，常

常逼迫我露宿街头。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工作：为一位书商守书摊。虽然每个月只有 200 元，但我那时感到很满足，因为我每天可以用丰富的知识来充实年轻的生命。京城的文化气氛十分浓，面对一摊的流行杂志，我的投稿欲望膨胀到了极点。可我居无定所，连退稿的地址都没有，只好忍痛割舍。

接着我还漂泊到了贵州和云南两个高原省份，都是窝囊在文学朋友自办的民间报社里。由于经营惨淡，生活的清贫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1996 年秋，我南下广东。那个秋天我尝尽了颠沛流离的苦头。最令我难忘的是 10 月的一个晚上，下着细雨，在深圳宝安区的一个镇上，我为了找一个老乡解决栖身之地，从黄昏一直找到夜里 11 点钟。找到老乡时我已全身湿透，打着哆嗦向老乡说明来意。老乡表示愿意帮忙。于是他借了一个厂证给我戴上混进了厂宿舍。由于疲劳过度，洗完澡我就睡了。哪知雨天偏遭屋漏雨。那晚 12 点多了，竟然全生活区查起房来。一个大腹便便被人称作生活区总管的人带着几个凶神恶煞的门卫，几句逼问后便把我从床上拉下来。他们要我说是谁带进来的，我没作声，一个保安便掴了我两个耳光，然后又拳打脚踢。一会儿，宿舍门口围满了人，他们便把我带进门卫室关紧门继续问继续打。可我怎么也不能说出来呀。看他们这副恶相，我知道说出来一定会给老乡带来许多麻烦甚至开除。我不能出卖朋友啊。我只能一声不吭地任他们无情地抽打。最后那几个保安拿我没办法，便说：“给你两条路走，一是按我们厂里的规定罚款 50 元，一条是明天把你送到治安队去处理。”我一听送到治安队就发抖，摸出 50 元钱，说：“罚了款可在这里借宿一夜吗？”“不行，你必须马上出去！”说罢，那几个保安便把我推搡着赶出了铁门。其时，已是深夜 2 点多钟，我被打得浑身酸痛，加上数日漂泊的疲惫与失意，突然一头栽倒在午夜街头的路灯下。望着蛇一样凄冷的街道，泪水充满了我的眼眶，那晚老乡幸好没跟我同床，不然也肯定会被赶出来。但那晚老乡也没有出来看望我，因为一出来就露出了破绽。就这样，在那个雨后凄凉的夜里，我独自守候到天亮。第二天，老乡借给我几百元钱去找工作，离别的时候，我发觉彼此的眼睛都湿湿的，我为老乡的帮助感动不已，就如罗曼·罗兰所说：只要有一双忠实的眼睛和我们一道哭泣的时候，就值得我们为了生命而受苦。

离开那位老乡后，我开始了艰辛的找工生涯。可跑遍了深圳、珠海、广州等许多城市也没找到一份工作，只因我没有文凭没有专业技术。为了生存，我进了广州一家鞋厂做流水线工人。最初我感到十分羞愧甚至失落，因为小学未毕业的工友赚的钱都比我多几倍，我无法不心

凉。但我深知自己的缺陷,深知世上许多东西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只知道要想走出一条路,不管是处于何种地步、何种环境都要赴汤蹈火地走下去。我默默地和那些底层打工仔打工妹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我被他们许多无法表达的苦衷深刻地感动着,更发现了他们艰苦条件下像金子一样闪光的人性。我再一次拿起笔开始了打工文学的创作。一天十几个小时工作的疲惫也不能阻挡我。我常常在深夜的床板上将自己对底层打工生活的感受写成诗歌散文小说,然后发表在广东乃至全国数十家报刊上。我发现如果从事文学创作,又苦又累又脏的工作反而是体验生活真谛的宝贵源泉。于是我一边辛辛苦苦地打工一边认真地写作,过着紧张而充实的工厂生活。渐渐地,历经艰辛的我学会了把生命看得很开。面对尘世的一切欺骗、苦难、不幸与折磨,我都能坦荡地对待,尽量地张开我所有的触角去体验。因为我相信,作为一个热爱文学的人,如果没有沧桑的经历是很难写出深刻独特的作品来的。因此,无论今后又将遇到怎样的挫折,我都要直面现实。把深切感受变成文字,去鼓励那些比我更不幸的人们,去帮助那些比我更需要帮助的人们。这是我从事写作的终极目的,也是我一生执著追求的美丽梦想。

在那家鞋厂里,由于我的作品发得较多,引起了老板的注意。老板是台湾来的,虽然我的文学才华与他经商毫不相干,但他还是很看重我的才华,不久就把我从生产部调到仓库办公室上班。可惜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觉得有愧于这位老板。那天,一个客户送来一批皮料,我认真地检查后发现皮质太差不符合厂里的要求,便要客户退回,哪知客户跟仓库主管在一边低声说了几句话,主管便冲过来对我凶恶地吼道:“你他妈的看起来很聪明,其实就像一头蠢猪!你再看看,哪里不行?”当时听了这句话,我气得真想回骂他是一条疯狗,只会大喊大叫!但我还是忍住了,一则打工在外要能忍让宽容别人,这样才能使自己走得沉稳;二则在工厂里跟上司吵架必被开除无疑。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算了吧,虽然这是莫大的耻辱,但一个博览群书的人去粗俗地骂一个毫无修养的人才是真正的耻辱,人生最尴尬的时候要敢于容纳一切!主管把那批皮料收下了,然后跟客户签了名。我看见客户走的时候偷偷塞给了主管几张百元大钞。一周后,那批皮料被做成鞋面后在品检部给卡住了,说皮质不合格全部作废。作废就意味着要损失一大笔钱。老板来到仓库向我了解情况。我说:“这批皮料是主管亲自收下的。”我还想解释,只见主管翻出那份签单,天哪,上面签的竟然是我的名字!我当时愤怒得禁不住揪紧那主管的衣襟就

要打架,但被老板劝住了。不过,后来老板还是从字迹上看出了破绽。但由于损失严重,罪不可恕,我和那主管一并被老板炒了鱿鱼。走的时候,老板还对我说:“虽然你很有才华,但我不能原谅你这么大的过失。这也是给你的一次教训,以后为别的老板打工时小心些。”听了台湾老板这几句话,我忽然感觉自己对不起他。我让他受了这么大的损失,他却还反过来提醒我。这是商海中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老板做不到的。

离开那家鞋厂后,我捧着一查近 50 万字的作品好不容易才挤进广州一家小报社。在报社里我是唯一的一个外来工,尽管我卖命地干,一丝不苟地工作着,但还是遭到不少同事的冷眼和排挤。那段时间我受尽了寄人篱下的折磨,我深刻地感受到了生活中庸俗的一面。几个月后善良而老实的我被挤了出来,确切地说应该是我自己承受不了社会浊流中那种尔虞我诈的场面,这也许就是我最大的弱点之一。自那以后,我懂得了善良就像一位名作家所说的那样,它永远是一棵矮树,永远也触摸不到蓝天白云。但我没有丝毫的悲伤,我原本就是一棵平凡的矮树,在滚滚红尘的阳光和雨露中,悄悄地为自己荣,悄悄地为自己枯。

逃出报社后的一段时间我失业了。我拿出最后的勇气租了间房子做起了自由撰稿人。其间自然避免不了别人的冷落和嘲笑,但毕竟我还是靠稿酬养活了自己。对于许多流落他乡的人来说,能够生存下来就已很不容易了。生活就是这样,注定要有部分人在玉楼歌舞,也要有部分人在玉门外辛苦。

现在,当我风雨兼程翻山越岭地坐进一家省级杂志社,肩负着编辑部主任的重担,面对忙忙碌碌的上班下班,回想浮浮沉沉的漂泊流浪,眺望隐隐约约的漫长前途,我似乎对人生对自己感悟出了许多,又似乎什么也没有感悟出来。只是觉得他乡真的就像一条甬道,一旦陷入,就只可向前,向前,再向前……在这向前的过程中,我是那么吃力而又执著地爬呀,爬呀,仿佛前方总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牵引着诱惑着自己。后来我才知道那种无形的东西叫作梦想,如果没有梦想的牵引,我恐怕早已窒息于他乡甬道的某一个黑暗的拐弯处了。我又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孩子,被父亲放进生活的田野,学会独立劳动独自体味人间的艰辛。我已离父亲离家园越来越远,一个人在泥泞坎坷中滚爬,而遥远的彼岸没有人接我。我只能靠自己坚强地抵达生命的终点。我已滚过一段烂泥巴,我还要一如既往地滚下去,滚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我也坚信,只有滚过烂泥巴,才会真正懂得和拥有人生的幸福和美好。

我已是大人,所以知道计较什么,不计较什么。没有可以撒娇的童年怕什么,最可怕的是没了美好的童年,又丢了美好的将来。

走在自己通往城市的路上

文◎司 剑

24岁,姑娘,不很漂亮,要面子;在城市的大学里读研二,领206元的补助;来自偏远的山村。

在这个城市的大学同学许多已经拿几千元的工资了,每当他们来“扶贫”时,总是安慰我,将来可能有更灿烂的前途,再和近处每月只发百儿八十的下岗工人作比较。真正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于是我笑得很开心,与来自城市的孩子一样,吃食堂,穿牛仔,讲着已不带乡音的普通话,在校园和整个城市的街道上穿行。与同伴逛街时不落下任何一家精品店,不忘记去试看中的衣服,价钱太贵时就拼命地合伙挑毛病,惹得有家乡口音的售货小姐一个劲儿送我们白眼儿。进“紫澜门”,就点名要黑色亚麻长休闲裤,再去试那些漂亮但价钱高得我不敢看的裙子,然后遗憾地离开。进“石头记”(一家卖各类石头的首饰店),看完一圈就说找不到想要的心形紫莹石。

学业没有太大压力,大家一起嘻嘻哈哈,考试过关就算,必要时还常常“互助合作”。每个人专业不同,平时顶多谈论实验顺利不顺利,碰上跟自己的课题有关系的才一起探讨一下。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实验室或者图书馆,养老鼠,查资料,做实验。说起来清淡得像没盐的小菜,做的学问有时可是图书馆帮不上

的。还要协调各个实验室的时间,与其他同学的实验先后以及其他的诸如此类。校园再单纯也是一个社会,我们就在这里长大。

几年的英文磁带、VOA 和 BBC 听下来,口语也能让老外听懂了。于是通过学校或者朋友甚至自己联系到一些轻松又可以赚钱的活儿,比如翻译点儿材料,在某个会上帮忙,白领似的出入于大型酒店、会议厅,有工作餐可吃,有纪念品可拿,还可以跟大家夸耀某个酒店的什么菜味道还可以,批评某个汤比较难喝。领了外快也去安慰自己,买个漂亮的发卡,照《ELLE》或《上海服饰》的样子别在短发上赶回流行。

看《小说月报》,看《英语世界》,知道尼采快乐的智慧源泉,也知道几个弗洛伊德分析的梦,还从《圣经》里挑了个英文名字。看琼瑶,看莫小米和西岭雪,为主人公的爱情感叹叫绝,也对他们的爱情嗤之以鼻。床头上是《读书》压着《挪威森林》,名侦探柯南与福尔摩斯为邻,还有一本《基因工程原理》挨着日记本。

我自以为在城市里的六年已经让自己多少具有了“小资”的情调,虽不敢奢望平民变贵族,脾气倒是长了些许。

但是……

事情的重点往往在但是之后。

每当在街上碰到写着家教字样的小黑板后面黑黑的面孔和期盼的眼神,几年前自己刚走进这座城市的样子总在脑海里闪过。刚到校时穿的那件花衬衣和塑料凉鞋早就不知丢在了哪里,但照片里的自豪是什么也遮挡不住的。在整个的过程中,我们笑得很开心,至少表面上看来是这样的。

在村里,我已经是老姑娘了,几乎每一次回家就会有人说上学上到什么时候呀,王家闺女的孩子已经会打酱油了,你还上学,也不着急?我一笑置之,不会像以前那样脸红得不敢解释。但是,我仍然是村里的金凤凰,作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想当年也是一方人物,入学时虽说不上全村出动,带给他们的震撼也是难以形容的。尤其我学习的专业,在那个方圆十里只有一个赤脚医生的地方,无疑是绝对权威。每当我回家,家里总是络绎不绝地来人看病,所有的人都把我当成了专家,他们压根儿就理解不了为什么大学生专门在学医,却不会看病。邻村一个女孩儿去乡卫生所看了三个月,就能在家里给人打针看病……

父母一直都为我感到骄傲。每当有人说他们好福气时,那满是皱纹的脸上泛出的光彩真是由衷而来,灰白的头发也显得格外精神。

只有我和父母以及类似于我的经历的人才知道这种骄傲的后面

是什么。当然,那许多善良的乡亲也明白,只是不愿挑明而已。

我是第一届并轨的学生,那一千多元学费是家里几年的生活费。父母用健康和汗水把女儿送到了这个城市时,一个小布包里包了学费,也包了满满的紧张和兴奋,还有全家人的日子。父母总说,在家里怎么也好说,可出去就得靠钱来支撑了。

父母一直教我自己处理所有的事情,包括小学时与人打架,也被告知你已经是大人了,就得像个大人的样子,别有点什么事就去哭着找爹娘。他们那时无暇顾及我,光忙生活就累得要命,但他们的无意却正是有意地让我成人。我在大学里顺利得出乎意料,过四六级,搞活动,拿奖学金,入党,还仗着山里姑娘的体格在运动会上现现脸。打工,做家教,端盘子,伺候临终的病人。我已是大人,所以知道计较什么,不计较什么。没有可以撒娇的童年怕什么,最可怕的是没了美好的童年,又丢了美好的将来。

所以,我决定留在城市里。并不单为将来自己的孩子有个好童年,更重要的,学医,要有好的器械和学术氛围。假使毕业后回家,不用五年,我将与邻村的小女孩儿无异。要单为这个将来,我用不着也不敢拿全家的日子来熬这五年时光。我负不起这个责任,也没有这个胆量。

很明显,我不可能很容易在这个城市当一名医生,我想努力,但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使劲,我的唯一选择是考研。当我告诉父母我的决定,他们知道我不能在大学五年后帮他们一把,减轻他们的负担时,脸上的失望是显而易见的。但父母在长长的叹息之后的那声“上吧”,让我告诉自己:报名是最后一次用父母的钱,以后,我要挣钱给他们花。

真正的人走多远,看多大的天。现在我的机会越来越多,许多事情应付起来也是日渐熟练。课题也很顺利,我对这个专业的兴趣日渐浓厚。所谓的事事都顺心吧。

现在回家,仍然来问事的乡亲就对父母说,你们可真是福气,闺女在城里是个大医生,回来还挑水、锄地,干啥都没问题。我没法向他们解释组织胚胎学,医生就医生吧。从村子里出来,锄地怕啥,又不是不会干。我是不能让他们说,瞧谁家的闺女,才出去几天就端起来了,也不想一下爹娘在家受的累。

我来自农村,将生活在城市,连同我的父母。现在,我在走往未来的路上。

现在每每想起北京心里就有点酸溜溜的，还会隐隐作痛。而当有人说起北京来，我会故作惊讶地说：“北京？没去过，听说离首都挺近的吧！”

我的 MBA 梦无声息地结束

文◎丁 童

从学校毕业时，我就有了一个理想：有朝一日考上 MBA。除去冠冕堂皇的理由，原因只有一个：我无法抗拒北京对自己的诱惑。回家的列车上回望北京，这座曾生活过四年的都市逐渐消失在迷蒙的天边。当时我信誓旦旦地说：“北京，我一定会回来！”

转眼三年过去，我依然在家乡小城上班、下班，日子过得优游而闲适，可自己的理想呢？却在无望的探寻中逐渐迷失，不要说回到北京，连母校的影子都慢慢在我的脑海越来越淡了。

当年毕业时，就业形势严峻，要想得到宝贵的留京名额更是如登蜀道。我动用了可能找到的所有社会关系，然而最终还是没能如愿，只能坐以待“毙”。

为了有朝一日重回北京，我放弃了到天津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希望找一份清闲的工作，这样可以有充裕的时间来充电，时机成熟就杀回北京！

事情发展还算顺利，我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以很高的成绩通过了第一轮笔试和第二轮面谈，被“正式”录用。然而，家乡机关的工作效率不是我想象中那样“正式”，我被告知：最早要等到第二年 3 月份才能获得具体工作。这意味着我刚刚毕业就面对“待岗”的窘境。